

蚀心绝恋

华丽落幕

SHIXIN
JUELIAN

上

>>>

华语言情圈No.1虐神级作家

淡漠的紫色 顶级大作

★浪漫豪门系列作品第三部华丽终结，
最刺激最好看的现代言情！

★上市半年，疯狂畅销30000套！

我任由你放纵，你却不让我自由，
寂寞、欢愉、疯狂、遗忘，
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的冷酷与热情间游走，
即使忍受蚀心之痛，也要笑着接受。

淡漠的紫色 著

甜 宠 暖 虐 恩 爱 伤 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蚀心 绝恋

INHIBITION
OF HEART
LOVE

华丽落幕



淡漠的紫色 / 著
DANMODEZISE /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蚀心绝恋·华丽落幕 : 全3册/淡漠的紫色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41-2
I. ①蚀…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6768号

书 名 蚀心绝恋·华丽落幕
作 者 淡漠的紫色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51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41-2
定 价 79.80元 (全3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01 解除心魔 / 1
- 02 意乱情迷 / 38
- 03 缱绻情深 / 81
- 04 真相如此 / 123
- 05 恢复记忆 / 176
- 06 恨也是爱 / 221

索目
2011.12.1

● 目录
CONTENTS

- 07 新的开始 / 267
- 08 遗憾之美 / 320
- 09 父子天性 / 365
- 10 驾梦里沉沦 / 405
- 11 震撼了所有人 / 451
- 12 如此情深 / 497

目 录
CONTENTS

- 13 破釜沉舟 / 537
- 14 正视内心 / 582
- 15 相守不易 / 627
- 16 独一无二的尊享，献给最爱的你 / 672
- 17 排除万难 / 717
- 18 天长地久，缠绵不休 / 760
- 独家番外 许你一生，爱我一世 / 787
- 作者的话 / 805

01

INHIBITION
OF HEART
LOVE

解除心魔

贺煜听罢，曾经的一些疑惑瞬间解开了。

自己想不起来以前的事，并非主治医生所说的由车祸造成，真正的原因是晶片，而且这个晶片估计还不是普通的，毕竟连主治医生都查不出来。

难怪自己不管怎样努力都想不起来，难怪自己每次深入冥思都会头疼，难怪自己的一些行为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无法自控，原来都是这块晶片在作祟。

是谁？到底是谁做的这一切？目的何在？只是单纯地为了让自己失忆呢，还是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原因？爷爷对此知不知情？

一些谜团得以解开，却又有另一些谜团产生，贺煜的一双剑眉几乎纠结成了一个“川”字。

歌德鲁一直默默瞧着他，忽然开口道：“你的家族在G市甚至国内是不是很有名？”

贺煜回过神来，如实相告，“贺氏集团听说过吗？”

“贺氏集团？你是指G市首富那个贺氏？业务遍及亚洲、大洋洲和欧美，涉及酒店、娱乐、旅游、休闲、物业发展及投资、房地产代理及管理、运输、建材、金融、媒体等的那个贺氏？”歌德鲁惊呼，感到非常诧异和震撼。

贺煜点头。他再次追问晶片的事，郑重的语气中隐隐透着恳请，“你能帮我取出来吗？你既然可以发现晶片，自然也有能力取出来吧？”

歌德鲁稍作沉思，惊讶的表情转为遗憾，“我暂时只能测到它的存在，还无法取出来，因为这项操作需要在一种完全封闭的环境和精密仪器的辅助下进行。”

“假如我跟你去你的家乡呢？”

歌德鲁又是一怔，随后耸了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贺煜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盯着歌德鲁瞧了一会儿，然后将视线转向茫茫大海，俊颜上尽是思忖。

不久，头顶忽然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一架直升飞机出现在高空中，慢慢降了下来。

贺煜顿时惊喜交加，困惑的眼神迅速转向歌德鲁。歌德鲁似乎早有预料，神色如常，晶亮的绿眸里却是光芒闪烁。

两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此时，直升飞机已降落在他们面前。机舱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中年男子，身材高大魁梧，穿着一身迷彩服。

看着来人，再看看那独特的直升飞机，贺煜的脑海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曾经在电影里看过的Y国特种部队的画面。又见歌德鲁和来人聊上了，贺煜的心中便更加明了了。

这一路上，歌德鲁的种种超能行为，特别是那种持久的毅力，非常人所能拥有，他就觉得歌德鲁不仅是医生那么简单，却万万想不到歌德鲁的另一个身份竟然是Y国反恐突击队员。

过了一会儿，歌德鲁暂停与来人的对话，回到贺煜跟前。

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贺煜，缓缓地道：“答应我，别说给任何人听。”语气看似平缓，却透着一丝不容否决的意味。

贺煜未直接回应，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以不这样安排的。”

“我怕再跟你玩命下去，我好不容易保住的命就没了。”歌德鲁呵呵笑了，露出他最引以为傲的洁白牙齿。

玩命？那确实是玩命！

“不是急着想见你年轻美丽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吗？虽然可能来不及迎接他的出生，但还是可以看到他撒童子尿的。”歌德鲁在贺煜肩上轻轻一按，“所以，快走吧！”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为了帮他，歌德鲁不惜……

素来强势的贺煜禁不住喉咙一紧，极力忍住突然涌上眼眶的黏黏液体，结实的长臂缓缓搭在歌德鲁的肩膀上，说出了看似简单却意义深重的两个字：“谢谢！”

紧接着，他的语气转为坚定无比，“还有，我答应你！”

歌德鲁抿抿唇，放在贺煜肩上的大手忽然用力一按，继而抽离，先行迈步走向机舱门，跨坐了上去。贺煜大步跟上。最后，是刚才那名军人坐了上去。

直升飞机再次升起，渐离地面。俯视着越来越远的海平面，贺煜抿紧薄唇，在心中呐喊一声：再见了，该死的大海。

视线落回歌德鲁身上时，贺煜眸光荡漾，复杂的思绪再起。

歌德鲁刚才说无法帮自己取出晶片，是真的由于技术问题而无能为力呢，还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不便为自己治疗？

“我以后怎么联系你？”贺煜不禁询问。

歌德鲁一愣，随即揶揄地说：“怎么，想报答我？”

“知恩图报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贺煜也回答得模棱两可，深邃锐利的鹰眸依然牢牢盯着歌德鲁。

歌德鲁嘴角一扬，让刚才那个军人拿来一支笔，然后他抓起贺煜的手，在贺煜的手背上写了一排电话号码，语气暧昧地道：“想我的时候打给我。”

“会的。”贺煜又意味深长地应了一句。他的目光落在手背上，看着那排数字，在心中默念一遍、两遍、三遍……

“睡一会儿吧！这路途还远着呢，你的病还没完全好，需要休息。”歌德鲁又道。

贺煜点头，整个身体更深地陷入座椅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飞机继续如雄鹰般向前飞行，朝中国而去……

中国。

由于早上的意外事故，凌语芊提前出院。

原本，凌语薇会继续跟凌语芊一起回贺家，但由于今天是她的朋友小敏的生日，往年都是她陪小敏一起庆祝的，故“请假一天”，明日再来。

凌语芊自是同意，还塞了很多钱给妹妹，叫她买份像样的礼物送给小敏，和小敏玩得开心点。

凌语薇离开不久后，凌语芊就抱着宝宝随贺云清回到了大庄园。

贺一航去了X国忙着寻找贺煜，贺耀上班，季淑芬不知去向，偌大的屋子于是空荡荡的，显得异常寂静。

凌语芊一直陷入沉思中，对此毫无理会。直至回到卧室，在贺云清的唤声中，她才回过神来。

贺云清目光充满怜爱和疼惜，安慰并鼓励凌语芊，“语芊，现在回到家中，再也没人会伤害琰琰。你好好坐月子，其他的事别多想，爷爷会安排的。”

凌语芊不语，只默默地望着他。

“对了！你和高峻的关系，很好？”贺云清冷不防地转开话题。

凌语芊静默了几秒钟，点头，“还行。”

“那你是否听得懂他今天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凌语芊的身体一僵，反问：“爷爷呢？爷爷觉得他那样说有何用意？”

贺云清迟疑道：“假如爷爷告诉你，他和琰琰……是亲人，你会怎么看？”

凌语芊目瞪口呆，紧紧盯着贺云清：莫非……爷爷已经知道了高峻的身份？

对于凌语芊的反应，贺云清讷讷地笑了笑，感慨道：“你大伯生性自私，真的很难想到高峻这孩子的品性会这么好。”

爷爷果然已经知道了。

凌语芊下意识地问：“爷爷，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贺云清没有立刻接话。

“那爷爷会让他认祖归宗吗？”凌语芊又问道。

“你觉得呢？丫头，你问这话，是为了高峻呢，还是为了阿煜？”

一听到那个名字，凌语芊的美目立刻蒙上了一层黯然之色。为了贺煜？爷爷是觉得她担心高峻认祖归宗后抢了贺煜的总裁之位吗？可是，现在连贺煜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这些名利又算什么？

贺云清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凌语芊，再次做声时保证道：“丫头，爷爷答应你，就算爷爷让高峻认祖归宗，在还没有见到阿煜的尸体前，爷爷不会让任何人取代他的位置。爷爷还答应你，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李晓筠。”

凌语芊讷讷地道谢。

贺云清不再多说，对她又是一番安抚和叮嘱后，看了看已经睡着的小曾孙，便走了。

张阿姨进来，也是极力安慰和鼓励凌语芊。直到凌语芊吃完晚饭，洗过澡，她才离去。

一个人的夜晚很宁静，也很孤独，尽管身边有小宝宝陪伴，凌语芊仍感觉整个人被浓浓的孤寂包围。她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也努力想要将这种感觉赶走，可惜根本不行——某个人的身影像是扎了根般盘踞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

贺煜，你到底是死是活？你到底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实现你的诺言？这辈子，你欠我那么多的承诺，却一个都没有实现，你还敢说你是爱我的吗？你还敢说我是你最疼爱的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吗？

看着婚纱照中高大挺拔、王者霸气尽现的男人，看着那张帅气的、酷酷的、俊美绝伦的，即便总是不带一丝笑容却仍迷人心魂、夺人心魄的面庞，晶莹的泪水渐渐盈满了凌语芊的眼眶，紧接着，一滴一滴落到相片上。凌语芊捧起相片，埋首，痛哭出声。

兴许是宝宝饿了，又兴许是凌语芊的哭声惊动了宝宝，更或者是宝宝感受到了母

亲的悲伤，他忽然醒来，独特的哭啼声响彻整个卧室。

凌语芊从悲伤中回过神来，急忙放下相片，迅速抱起躺在身边的宝宝，边哄着边撩起睡衣给他喂奶。宝宝揪人心窝的哭啼声总算停止，寂静的房间里响起有力的吸吮声。

凌语芊的满眼泪水来不及抹掉，视线模糊地俯视着怀中的小人儿，湿润的眼眶更是久久不干。

有些事真的很奇怪，每当她因贺煜的意外而悲伤痛哭时，琰琰也会跟着做出一些特别的反应，大多数时候都是哭。她知道这可能是他饿了，因为每次她喂琰琰吃奶，琰琰都不再哭。但是，她还是会认为，琰琰也在想着贺煜，与她一样惦记、担心着那个尽管赶不回来迎接他出生，却无法否认是他爹的大坏蛋。

大坏蛋、大骗子，这些是她最近用得最多的来称呼贺煜的词语。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总给她带来无尽折磨和伤痛的大坏蛋，总让她心存憧憬，却每一次都是希望落空的大骗子。

“琰琰，我们以后别再为他难过了好不好？反正，按照妈咪之前的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里并没有他，如今不过是提前一年而已。所以，我们不用感到失落，更无需难过。”凌语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胸前的小人儿，轻声地说着。

可惜，不管她曾经这样想过多少遍，她还是做不到真正释然和放下。就算是现在，离开贺煜的念头还在，而且还很强烈——毕竟曾经的那些伤害和痛楚，仍然深刻而清晰。然而，她从没想过和他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永别。不管他有多坏，不管她有多恨他，她都没想过要他死——毕竟这个男人除了带给她无数的伤痛外，也给过她很多很多幸福。因此，她还是希望他能死里逃生，安然回来。

宝宝吃饱后，再次安静地睡了过去。凌语芊又抱了他一会儿，直到腰有些酸痛了才将他放下，自己也跟着侧躺在他的身边，静静注视着他。

她伸出手，在宝宝的小脸上轻轻抚摸着。虽然宝宝的五官还没有完全长开，但她知道他的额头、眉毛、鼻子、小嘴、下巴，将来一定会像极了他的父亲，以至于让她看着痴迷，爱不释手，反复抚摸着，百次不厌。

孤独、伤痛的夜就这样慢慢流逝，气温越来越低，满室冰凉，让凌语芊也由外冷到了心里面。但她仍痴痴地看着眼前的小人儿，脑海里浮现出另一张棱角分明的男性面孔，直到这张面孔真实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本来紧闭的房门忽然被轻轻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是的，根本没有脚步声发出，可凌语芊还是感觉到了，只因那股熟悉的气息。

他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还沾满了泥土，头发乱糟糟的，下巴上满是胡茬，身上

甚至隐隐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与他平日里的俊美、干净有着天壤之别，可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是他。

自从他杳无音信后，她只要闭上眼，就会幻想他的归来，只要熟睡过去，就会梦到他回来了。而这一次，她非常肯定这不是梦，不是幻觉，是他真正地归来了。他没有死，虽然他的样子很狼狈，但他还活着。

刹那间，凌语芊感到生命是多么可贵，感到“活着”这两个字是多么重要。

刚停止不久的眼泪再次冲上眼眸，夺眶而出。她急忙抬起手拼命地擦着泪水，只因想看清楚眼前的男人，害怕一眨眼他便会再次消失。原来，她是如此渴望他回来，那种渴望超乎想象。

男人深邃炯亮的鹰眸同样一眨不眨地盯着凌语芊，一步步朝她靠近，直到脚尖抵在床边，他长臂一伸抓住她，将她扯到自己的胸前，然后低首，不由分说地吻住了她。

过了很久，贺煜拉起她的手，近乎沙哑的嗓音从唇间溢出，“想不想我？”

他死里逃生回来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并非“对不起”，而是“想不想我”。

凌语芊没有立刻接话，紧咬着唇。

“我很想你，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你。因为想你，我活着回来了。”贺煜继续自顾自地诉说着，如海般深沉的眸瞳定定地望着凌语芊。

因为想你，我活着回来了。

凌语芊终于再也忍不住地热泪盈眶，紧接着，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贺煜厚实的手掌急忙抚上她的脸庞，抹去那一串串眼泪，这才出声道歉。

很多的“对不起”不间断地从他的嘴里发出，带着对她深深的歉意，带着对她浓浓的爱意，带着对她无尽的疼惜，还带着对她真切的感谢。

感谢她让他有所牵挂和惦记，得以保住这条性命；感谢她在他违背诺言的情况下，依然坚强勇敢，生出了他和她共同孕育的小宝宝；感谢她在他归来后，还能让他如愿地得到一番慰藉。

对了，小宝宝！贺煜这才想起那个小人儿——在他面临困境时，同样给他无数动力的小宝贝儿。

但是，担心自己会像刚才对凌语芊那样，思念一发不可收拾，他便忍住不看儿子，而是先去洗澡。

贺煜迅速在凌语芊的额头上落下一吻，然后快速冲进了浴室。

贺煜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的身体清洗干净，然后迫不及待地重返床前。

他跪在地上，痴痴地凝望着那个睡得香甜的小人儿。宝宝很小，小到身体几乎只

有他一条手臂那么粗，特别是那张小脸儿，都不及他的手掌大。

这么小的生命，是他的儿子，是他念念不忘、支撑他度过人生大劫的心肝儿，也是他将来会疼爱一生的小宝贝儿。当然，还有另一个宝贝，他也会珍爱一辈子。

贺煜起身坐在床边，再一次把凌语芊拉到自己的胸前，捧起她的脸庞再度狂吻，感受着她的存在，抚平自己空虚、孤寂、害怕的内心。

贺煜已在床上躺下，柔软暖和的被褥令他备觉舒适，再加上身前的凌语芊，更让他感到无尽的幸福和满足。

恰好在这个时候，宝宝醒了。

贺煜的脊背僵了一下，紧接着，高大的身躯弹跳起来，越过凌语芊跪在了宝宝身旁。

凌语芊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半天才回过神来抱起了儿子。

“来，给我抱，我抱！”贺煜忽然伸过手来。

凌语芊愣了愣，唇角下意识地翘了起来，道：“他饿了！”说罢，凌语芊转身背对着贺煜，开始给宝宝喂奶。

贺煜愕然，随即将脸凑过去，下巴抵在凌语芊的肩上，炙热的眼神落在小宝宝的脸上，忽然皱眉感叹：“琰琰怎么这么丑？”

凌语芊一听，翻了翻白眼：丑？这么丑的他，长大可是和你一模一样呢！她下意识地还击了他这句话，当然，她只是在心中默默地说，并没有真的说出口。凌语芊的美目也定定地凝视着胸前的小人儿，眸色越发温柔，直到宝宝吃完奶。

“我想抱抱他。我可以抱抱他吗？”贺煜再次说出他内心的渴望。

凌语芊慢慢地将宝宝递到贺煜的胸前，等到他完全抱稳了，她才松手。

贺煜更是无比谨慎，像是捧着一碗煮沸的油，大手就那样僵在半空，动也不敢动。

本来，凌语芊想叫他不用太紧张的，但又不希望自己和他之间出现这种亲切温馨的画面，她便忍住了，只默默地看着他如何激动，如何兴奋，却又如何小心翼翼。

此时，贺煜的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各种复杂的情绪充斥，难以言表，无法形容。

他终于当爸爸了，怀中这个小人儿是他的儿子，是她为他孕育的爱情结晶。不管她有没有爱过他，不管她有多爱那个楚天佑，不管这是否是他的一厢情愿，他都认定琰琰是他和她的爱情结晶。

在这场大劫难当中，他不但认识了身份特殊的歌德鲁，也认清了自己的内心。他爱她，很爱很爱她，爱这个给他伤害，却也在时刻承受着他对她的伤害的小女人。所以，对于小宝宝，他会加倍疼爱，对她，他更会用一辈子去爱，不管她愿意与否，不

管她接受与否。未来，他需要更加努力，他也坚信他一定会成功。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宝宝，会有很多爱情结晶，自己会当一次完完整整的准爸爸，会陪她迎接宝宝的到来。到时候，不管天崩地裂，不管世界末日，都无法再阻止他。

贺煜就那样看着小宝宝，在心里做着美好的打算，然后傻傻地笑了。

突然，他不再觉得眼前的小人儿很丑，反而觉得很帅，和他一样帅，让他爱不释手，百看不厌，幸福和快乐洋溢满怀，正如对小宝宝的妈咪。

不知过了多久，贺煜的视线总算舍得从宝宝身上抽离，转回到旁边的小女人身上。

他一言不发，就那样定定地注视着，越看越爱。

忽然，贺煜将宝宝放下，回到之前自己的位置，将凌语芊的身子转过来与他面对面，然后埋首在她的胸前。她的身体真软，带着特有的幽香，让他深深沉沦。

曾经，被海啸冲卷的过程中，在冰冷汹涌的海水里，他希望能回到她的身边，抱着她软绵绵的身子。第二次，在他和歌德鲁借助竹排漂荡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之后被狂风暴雨打入海水中时，他还是渴望着这具温暖的身子。如今，他的梦想成真了，而且将来都会与她在一起。

舒适、安宁的感觉让贺煜原本就疲惫不堪的身子再也支撑不住，不一会儿，他便睡了过去，健壮有力的长臂却仍牢牢地环抱着凌语芊，头也依然埋在她的胸前。意识消失前，他的脑海里存留着这样的话：芊芊，老公实在太困了，先睡一会儿。我们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日日夜夜、生生世世，我们都会在一起，再也不分离。

贺煜这样想着，感到极其幸福，极其满足。

凌语芊却心潮澎湃，久久无法平静。她静静地将下巴抵在他的头顶，感受着他身上熟悉的体温和气息，心，终于不再空虚与孤独。

距离他归来，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她却觉得只是眨眼的工夫——是因为太突然了吗？是因为太出乎意料了吗？然而，他刚才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那些话，却异常清晰而深刻地印在她的脑海。

关于他在X国发生的事情，他缄口不提，只说了一句“因为想你，我活着回来了”。但也正是这句话，让她确定他在那边过得很不好，必定经历过一场大的劫难，曾处于生死边缘。再加上他刚回来时的满身狼狈以及脸上的伤痕，还有那双手在她肌肤上摩挲游走时，她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粗糙，让她很好奇他是如何死里逃生，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回国的？

他问宝宝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让她断定他尚未与贺一航碰面，且还没和庄园里的其他人谈过话。

这些问题，她其实想直接问他，但还是忍住了。尽管她为他的死而复生感到兴

奋、激动和狂喜，可她心中终究无法做到毫无芥蒂，只是这份芥蒂会持续多久呢？

贺煜是个内敛淡漠的人，刚才他却对着琰琰傻笑，看得目不转睛。尽管她没有仔细看当时的眼神，但她知道那一定是充满怜爱、自豪、满足和幸福的，就像她一样。

他的脸洗干净了，上面的伤痕却显得更加清晰。这些细细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树枝还是水藻？又或者是那些鱼和虾的须子？时间久了，它们会彻底消失的吧？当然，不管它们会不会消失，都丝毫不影响他的好看，反而让人觉得更加有魅力，却又让人更加心疼。

凌语芊没有再睡，时而看看儿子，时而看看身边的男人——他们父子俩都睡得香甜。

父子俩……想到这个词，凌语芊的唇角不自觉地往上翘起，眼神变得更痴缠，更加柔情万缕，她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

天亮了，张阿姨走了进来，当她看到凌语芊的床上多出了一个人时顿觉诧异，但很快便欣喜若狂，“煜……煜少回来了？语芊，那是煜少吗？煜少平安回来了？”

见张阿姨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凌语芊平静的内心也再起涟漪，冲张阿姨点了点头，美目随即看向身边依然熟睡的男人。

得到肯定的答案，张阿姨更是兴奋难言，立刻拿起电话，先是通知贺云清，接着是季淑芬。

放下电话后，张阿姨继续在房内欢呼，而贺煜就算睡得再沉，也被吵醒了。

张阿姨直奔到他的面前，关切地问：“煜少，你没事吧？身体还好吧？”

弄明白自己是怎么被吵醒的后，贺煜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抿唇冲这个素来对自己疼爱有加且多次维护凌语芊的老保姆笑了笑，和颜悦色地回答：“我没事。”

卧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季淑芬闻讯赶到了，而且还被眼前的情景震到了。

想她时刻惦记牵挂着儿子，儿子死里逃生回来，却不第一时间告诉她，而且她得知这个天大的喜讯还是经由一个下人之口，她不知有多生气。她连衣服都没换，直接穿着睡袍跑了上来，谁知迎接她的竟然是更让她气恼的画面。

季淑芬忍无可忍，呵斥道：“不知道自己还在坐月子吗？就那么急着亲热？男人无法控制，难道你作为女人就不知道制止吗？现在只顾着眼前的欢娱，将来身子出了啥问题，我看你怎么后悔！”

怒气冲冲的指责声响彻整个房间，凌语芊仿佛被雷电击中般推开了贺煜。

贺煜坐直了身子，回头看着母亲，道：“妈，你一大早这么气急败坏，我可以当成你是在关心芊芊吗？假如你是想教训她，那就免了。她可是你儿子我的心肝宝贝，我不许她受到任何指责，即便指责的人……是你！”

季淑芬一听这话，更是被气得肺炸，对凌语芊的恨更深了。不错，她才不会关心这个小贱人，她那样说，只是借机冷嘲热讽，想教训一下这个把她儿子迷得神魂颠倒的小狐狸精。

这个可恶的狐狸精，不但抢走了本属于彤彤的男朋友，还抢走了自己疼爱有加的儿子，以至于现在儿子眼中压根没有自己。

季淑芬越想，心中越是不忿，那口气越是堵得慌。她正想着如何继续对付凌语芊，张阿姨进来了，和另外两个保姆一起，为凌语芊端来了早餐，也为贺煜准备了止咳的中药。

凌语芊先去洗漱。由于中药要趁热喝，贺煜便直接起床吃药。

趁着这个空当，张阿姨迫不及待地将凌语芊分娩的过程大概说了一遍，说得绘声绘色，将听者带回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

贺煜这才知晓这个看似倔强无情的小女人，是如何坚持着等待他的回来，甚至为了等他，不顾自己和宝宝的性命。

见贺煜动容，季淑芬不禁斥责张阿姨，“阿姨，说你老不懂事就是不懂事，你没看到阿煜在吃药吗？尽说这些有的没的。就算真要邀功，也不该由你来说。”

张阿姨毕竟是下人，一听季淑芬教训自己，立即噤声。

贺煜则漫不经心地插话，“也是，这些事不该由阿姨来说，妈，应该由你说给我听才是。对了，芊芊当时还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两天两夜，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有安慰她吧？”

季淑芬始料不及，哑口无言，整张脸都绿了。她真想立刻冲出房门，好避开这个让她难堪无措的局面，可她又不甘心就这么离去。

这时，凌语芊梳洗完毕走了回来。

贺煜吃完药，将空碗朝桌上一搁，高大的身躯迎向凌语芊，将娇小的她拥入怀中，还在她的脸上偷香了一下。

他旁若无人的举动做得极为自然，然而凌语芊终究是个女人，脸皮薄，脸颊立刻红了。可是，当她瞄到季淑芬不悦的表情时，也不抗拒，在贺煜的呵护下坐到沙发上，然后又任由贺煜亲自盛汤喂她。

她边喝着汤，边不着痕迹地瞧向一旁的季淑芬。季淑芬面色越是难看，她心里越觉得痛快，她从不知道自己也会这么“坏”。

她这点小心思早就被贺煜看出来了，他在心中偷笑着，丝毫不同情自己的母亲。